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立春记

东方亦鸣

农历腊月二十五这天,立春。立春逢雪,这雪该叫春雪了。清晨即起,来不及洗漱,便迫不及待地走出院子看雪。

雪下了一夜,今晨路面积雪深近一尺许。一脚踏上去,没过脚踝,脚下簌簌有声,甚是奇妙,忽想起幼时和同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上学的情景,回忆之中满是亲切。昨夜睡得太早又太沉,只觉一夜寂静,并不闻窗外雪落有声。可是雪于人的奇妙处往往就在于,不管你在意不在意,它只管静静地,只等天明时忽地赠予你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,也赠予你满心的惊喜。

此时,站在大门楼子里,雪还在下。大片的雪花飘落着,不急不缓,很有耐心。近处的房子和树,完全为厚厚的积雪所覆盖,给人臃肿而华贵之感,更让人不忍踩踏或破坏。驰目望远,田野茫茫一片不见半点杂色,皑皑的白雪铺陈着向远方,似乎将天地连为一体,蔚为壮观。到底是立春之日,尽管天上飘雪,天气却异常地好,空气中并无寒意。

近午时分,阳光越升越高,悠悠地、浅浅地铺下来,映在大门楼子上,映在树的枝头上,映在积雪的河面上,泛着银光的微光,有些耀眼。春雪到底是春雪,尽管声势浩荡,可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凛冽的严寒,而是一片温暖的韵致和祥和的韵致。

“豆腐喽!”村路上有一游乡的生意人,骑着三轮电瓶车在冒雪卖豆腐。吆喝声过后,有人从自家的院里走出来,手里端着铝盆在雪地上移动着走上前。豆腐藏在电瓶车下的案板上,揭开案板上一层薄薄的棉纱布,便露出盖着的鲜嫩粉白的新豆腐,微微地散着热气。

腊月渐深,距离春节仅数日之

冬日,回到乡村,阳光正从瓦檐倾泻下来,铺满了整个院子。原本趴在院子角落里的狗子摇着尾巴奔了过来,亲切地绕着我转个不停,多有灵性的家伙,还能认出年初时把它捡回家的人是我。

父母闻声出门,两鬓白发在阳光下格外耀眼,像扎在我心间的刺,连接着每根神经,揪得忒紧。院子被父母打扫得非常干净,临时搭起的两排竹架,一排挂着串串香肠,另一排晾晒着被褥。腊月里难得一见的暖阳,让村落与心灵的温度一并升高。

在村里,几乎见不到当年的青瓦红墙,稀落的楼房掩映在翠竹绿林之中,水泥村道通向各家各户,像极了树叶上的脉络。村落没有当年的喧嚣与嘈杂,岁月静好,宁静得让人些许感伤。儿时攀爬过的大树已不见了踪影,当年高傲无比的山坡已与院坝齐平,唯有那座石磨依然守候在祠堂身旁,孤独地熬着春雨秋霜,昔日碾谷磨面的繁华情景已变得杳远而模糊……随着时代的发展,生活的需要,那些该歇息的已经歇息,但始终保存着一定温度,时浓时淡地活在人们心中,成为怀念,也算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。

冬腊时节,大地为百花盛开守住最后一段沉默的时光,田园里白霜覆盖,麦苗和豆类害怕寒气侵入,蜷缩着不愿动弹,静静地等待春天的到来。唯有一窝窝大白包菜整齐地排

列在田间地头,宽大的菜叶重叠着包裹一起,守住生命所需的温度,傲视霜寒。它们白嫩浑圆的身上洒满了霜露,太阳出来,露珠儿悄然滑落,融进泥土,不见踪影。大白包菜是冬日乡村的主打菜,无论单独爆炒还是与肉片共炒,依旧保持自身的甜嫩,送进嘴里,香脆可口,唇齿留香。要是制成泡菜,更是清雅不俗,瞬间就能让人食欲陡增,胃口大开。“料得岁岁寒霜至,应品包菜清雅味。”这或是对包菜最好的诠释了。

乡居的日子,父母清晨起床的细微声音能触动我的敏感神经,犹记得小时候听父母常说“家是累来的,瞌睡是睡来的。若不早起,一天的大好光阴将在迷糊中度过。”带着泥土味的话语让我受用至今。随父母走在通向菜棚的小路上,路边小草被寒霜凝结,草叶草根变得质地硬实,踩在上面,发出咯吱咯吱清脆的响声,一不留神,脚底一滑,鞋底黏上细碎的草叶儿。这仿佛回到了儿时,曾经故意在上学路上踩着草丛前行,摔倒了爬起来,拍拍泥土继续踩,那清脆的响声仿佛是过年的鞭炮声……

儿时记忆总是那么清晰,那些在心间驻足过的人和事随年龄增长愈发变得温暖,如同眼前的草木果蔬、村道房屋,以及萦绕在耳畔的父母的叮嘱,都带着暖心的温度驻进心间,随时光前行,不断升温。

遥,豆腐自然是要多买些的。民谚说“二十五,磨豆腐”,便是要备足豆腐味为过年做准备。民俗之中,豆腐无疑是极亲民的菜品。旧年月里日子过得吃紧,很少吃得起鱼肉,豆腐价格低廉,加之价格低廉,因此老少皆宜、广受欢迎,老话便有“白菜豆腐保平安”的说辞。加上豆腐的“腐”与“福”谐音,故而腊月里吃豆腐便又多了纳福的吉祥寓意。腊月是农历旧年的最后一个月份,立春则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。腊尽春回,便具有辞旧迎新的意味。

午后,大雪片改为细碎的雪沫依然在飘,阳光越发恣意,房檐下开始滴滴答答地流淌雪水。午饭后走出家门,漫步至河边,依稀可见雪封枝头的杨柳已有返青的迹象,点点嫩芽于枝头上蠢蠢欲动。到处都是春雪融化的滴滴答答的声响,果然春意开始蔓延了。路过一河塘,见三五只鸭子站在岸边,望着尚未解冻的河面犹豫不决,似乎满心的顾虑,终未见得东坡先生诗中的动人景致。

乡路边,未被积雪覆盖的地方,湿润的泥土上麦苗青葱,也有三五野草探出尖尖的耳朵。远处,天空深远,却不见风筝的身影,便觉得有些寂寞。几株高大的杨树突兀地立着,萧瑟的枝头上堆满雪,几只灰喜鹊飞上飞下,忙忙碌碌。

村庄里,各家的门头上尚未贴上鲜红的对联,但偶尔可听见几声清脆的鞭炮声,给略显寂寞的村庄平添了几许喜庆的意味。

立春日,万物皆踏进一个新的春天。其实,春天原本无所谓新旧,不过是四时轮回的又一起点罢了,但搬把椅子坐在一汪暖阳里喝茶,在悠悠的茶香里聆听春天渐行渐近的脚步,也是极惬意的事。

赶腊月集

顾正龙

老家乡镇的小街,供应着全镇人日常生活所需。大至摩托车、自行车及各种家用电器,小至针头线脑、吃喝穿戴之物,行立坐卧之具,无所不包,可谓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”。

那时,我常在腊月二十三这天坐在老家的大门口看宽阔的土路上,十里八村的乡里人形成人流往镇上涌。在乡下,准备年货是一年里最受重视的任务。一年忙到头,外出打工的人们也赶回来了,总要借着休息时间好好聚一番,享受团圆之乐。

这里是声音的洪流,广播声、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,交织着闯进耳膜。拉铁门的声响,架起铁锅的吆喝,屋里的灯亮了,做生意的家伙被摆上了台面。这里是商品汇聚的海洋,商贩们把本来就不很宽敞的道路挤得更窄了。各种年货——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戴的、玩的,应有尽有,宽街两侧,摊挨着摊,摆了一里多地。猪、羊、鸡、鱼、鹅、鸭,活的、宰杀洗净的鲜货,年糕、冻豆腐全有,方便极了。有时选中了一只活鸡,手还没抓稳,大公鸡一个扑腾,就飞出老远,鸡毛扬了一地,惹得众人纷纷去帮助捉鸡。绚丽多彩的年画、楹联摊位,更是引人驻足,乡里人欣然地叫嚷着、指点着,挑选可心的画儿、对联、“门神”与彩挂。面对这一副副宽窄、大小不等的精制楹联,口中喊出精准的尺寸,卖画的便熟练地在悬挂得满满当当的画轴中挑出中意的几副来。

洗澡堂前挤满了人,往往是一家人开着三轮车全体出动。洗之前先在牛肉汤馆那儿吃上一碗热汤,或蹲或坐,就着水烙馍,氤氲的热气催生出满额头的辣乎劲。作为孩子,大多数则是央求着父母给买些平时舍不得买的零食。

平整的水泥路两侧,挨挨挤挤地排列着众多小店。光看那名字,就别有韵味:“衣拉客”“花无缺”“转角遇到爱”“时光寄存铺”。街的两头那些老像章、小人书、白瓷缸固执地躺在那里……只要是熟人,相见的第一句话便是: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?那种亲切友好,熟稔得就像是一家人。

腊月集就是乡亲们的“年”,大人、小孩,有钱没钱都爱往集上跑,有钱的买东西,没钱的饱眼福,就是在集上转一圈也觉得过瘾。

到了中午十二点甚至下午两三点,再看那返回的人流,就又是一番景致了:有母亲挎着竹篮在前面走,边蹦边跳的孩子在后面吹着泡泡糖玩;有穿着时尚羽绒袄的小媳妇迈着碎步,魁梧的丈夫肩扛手提地跟在后面;有儿子骑着自行车前面驮着一袋糯米面粉,后面载着老父亲,老父亲一路叮嘱着“慢些骑”“慢些骑”……

腊月赶集,迎面而来的是一场场热烈的气氛;赶腊月集,陶醉在乡音乡情的浓厚中。



触碰乡村的温度

刘刚

